ZINCHAGI RHBAO

晉察冀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每份售價邊幣五十元

延安軍事發言人 駁斥中央社造謠 污衊郝鵬舉將軍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中央社徐州三日電誣稱華中民主聯軍郝鵬舉總司令已率部「反正」，並在隴海路東段與共軍戰鬥中。延安軍事發言人說明：這完全是一個不值一駁的可笑的謠言。發言人只說一件事：蔣介石集團因為軍事上連續痛擊，在極無聊之中，只能用不斷的造謠來安慰自己的部下。

全省軍民動員起來 援助冀熱自衛戰 察省省委緊急號召

【新華社宣化四日訊】中共察哈爾省委，為援助冀熱遼軍民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對全省同胞發出緊急號召稱：蔣介石侵佔承德等地，瘋狂進攻冀熱遼，內戰已經全面展開。冀熱遼與察哈爾省血肉相關，蔣介石進攻冀熱遼，即是進攻全察哈爾，全省軍民必須緊張動員起來，援助冀熱遼同胞的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陝甘寧生產成果 減少民負一半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直屬的十八個機關上半年生產所得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八萬元，此數佔機關經費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四強，計減輕人民財政負担幾達百分之五十，此項成績主要係由各機關普遍開辦菜園、磨坊，與組織運輸生產獲得，各種作坊，並克服貪污浪費現象，目前各機關正加強生產計劃，以完成來年生產任務。

蘇中前線 恢復黃橋圍攻海安

【新華社蘇中前線四日電】蘇皖南線新四軍一部經一天兩夜自衛反擊，於八月三十一日收復黃橋鎮，侵駐該鎮蔣軍一八七旅（師改稱）殘部（其大部已被殲於加力市戰役）六百餘人全部被俘，其他繳獲重機槍六十餘挺，其他軍用品甚多。新四軍一部由泰興來援之蔣軍亦被擊潰。黃橋為蘇中南線軍事要地之一，據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間交通樞紐，去年九月間新四軍從日寇手中解放，今年七月十六日為蔣軍所侵佔。又新四軍另部已完全收復海安周圍各據點，海安被圍，蔣軍彈盡援絕，新四軍正促其放下武器。

大同城郊陽光初照 邊府賑糧開始分發 四萬五千災民歡欣若狂

【本報特訊】大同閻日偽軍對大同人民之殘殺劫掠達於極點，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大同城東即有一百五十六個村莊被糟蹋得一片荒凉，完全無衣無食嗷嗷待哺的災民凡六百八十六戶，四萬五千零三十八人，被搶走糧食五十八萬六千一百三十三石，豬羊五千三百四十一隻，鷄四萬二千二百餘隻，騾驢等三百七十八頭，被劫奪款項四千六百八十八萬一千餘元，被殘殺之無辜百姓二百八十九人，被吊打凌虐受傷者七十五人。其他受災較輕的村莊尚未計算。如御河東的東駱駝坊，一村六十戶中即有十戶，每日只能吃一頓糊糊粥，類似此種村莊，為數甚多。大同城之西、南、北三面受災村莊，更有較城東尤為嚴重者。這些受災的村莊現在都是我新解放區，人民早已屢次向我民主政府控訴閻日偽軍的罪行，要求把閻錫山大量收編的日偽軍土匪集中地的大同迅速解放，人民積極參戰，也最為英勇，在我軍最近剛解放的閻偽點碉村莊，人民被害更慘，一聞我軍到來，即紛紛要求救濟。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近特撥運糧食四十萬斤，組織工作團，前赴大同災區，協同縣區政府，施放急賑，現賑糧已全部運抵目的地，正陸續放賑中。

【本報特派記者大同前線五日電】邊區政府撥糧四十萬斤救濟大同災民，喜訊傳來，受災人民歡欣若狂，二十里舖兩位貧苦農民說：『西軍要咱的命，八路軍可救咱的命啊！』東駱駝坊一位閻姓士紳說：『閻錫山不顧民命，八路軍一來，免掉民負，紀律嚴明，民心早已歸向，現今又體恤民困，撥糧救災，人民稱你們為「救命軍」，八路的政治是賢明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說罷，反復朗誦「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名訓，最後要求我軍「迅速進駐大同城，解民倒懸」。現大同縣區幹部已大部辦理救災，邊區工作團又派來帮忙，救濟糧正分發災區各村，祁家莊等村已開始發至災民手中。記者去查莊時，受災人民正在大雨中揹着口袋談笑着去「大廟」（即村公所）領糧。不過新解放區村政權尚未改造，不少流氓惡霸掌握村政，稍一不慎，災糧就可能被「當事人」貪污中飽，這一點縣區已引起注意。

大同北關外 閻偽據點全部肅清 鐵路工人慶獲解放

【本報大同前線五日電】大同北關外我軍於昨（四）日下午一時起，經六小時之激烈戰鬥，已將北關車站西大街北關操場及閻偽軍司令部所在地之麵粉公司、酒精公司等巨大建築與堅固工事堡壘全部攻克，殘敵退竄入城，在潰退中，敵將麵粉酒精兩公司之房屋放火焚燬，現北關外全部為我佔領，毫無敵蹤，我軍已直抵北關城下。昨日詳細戰果容後詳報。

【又訊】我軍於解放大同車站及北關操場以北居民區時，冒濃密之砲火，解救全部鐵路工人及居民。據逃出之鐵路工人張鳳旅、吳潔稱：「我們早就盼望八路軍解放大同，張家口豐鎮都有我們的朋友，說那裡有工會，實物工資，生活很好，我們想之閻偽軍人員，沒有楚司令的條子不許動，今年我們只發了三次救濟費。一次五萬，一次八千，一次三百，這够買什麼？當東西吧，又無人買，你看我們的衣服和臉色吧」。隨後張鳳旅又說：「到了八路軍的地方，就像到了家，到那有吃的住的，我們出來的時候，八路軍一人給了二千元路費，四斤米，還給開了路條，真是好軍隊」。

蔣軍百分之九十已投入內戰前線 一方說明內戰規模巨大 也說明蔣兵力已達極限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據可靠方面統計：蔣介石已以其全部海陸空軍實力的百分之九十投入內戰前線，只留下百分之十的力量防守國民黨統治區十五六個省份的廣大後方地區。這說明這次蔣介石所發動的內戰規模之空前巨大，亦告訴人們他的全力已用到極限。陸軍方面，蔣介石共有正規軍九十一個軍二百五十六個師（過去統計是二百五十三個師，現證明又恢復了新編第十師、暫十二師、一百八十四師等三個師）約二百零六萬人，用於進攻解放區者達三十四個軍，一百七十四個師，二百零八萬人以上，即佔全部正規陸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把地方團隊計算在內，百分比當更大。海軍方面，蔣介石有三個艦隊，二個小隊，除少部份留置南海外，百分之九十已用於內戰。空軍方面，蔣介石的八個空軍大隊，全部用於進攻解放區，最近特別轟炸解放區的工業設備、河防堤岸、醫院和鐵道公路。但蔣介石實力在內戰中消耗之大，亦極驚人。僅對蘇皖解放區一個半月的「武力決賽」中，就失掉了八個旅。（原師）而自七月中旬至八月底止，各戰場共損失了十七萬人，佔其全部陸軍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現蔣介石正在到處抓丁拉夫，預定在東北、平津保、山西三個地區，短期內就要擴兵廿萬人，由於人民對內戰極度厭惡，不願充當砲灰，蔣介石不惜以青年軍作幌子，來勾引失學失業的青年上鉤，但一般認為蔣介石無論用什麼手段來擴兵徵丁，仍絕對無法填補其內戰的巨大消耗。

太行邊沿區 民兵連創閻偽

【新華社長治一日電】太行邊沿區地方武裝與民兵為粉碎蔣閻偽聯合進攻，舉行自衛反擊，迭獲勝利。上月十一日駐太谷韓村之閻錫山特務武裝八十餘進犯朝陽，遭太谷獨立營伏擊，閻軍遺屍二十七具，被生俘五名，繳衛鋒機槍一挺、小砲一門、步槍十支。十四日平遙閻偽軍一百餘，帶民伕二百餘、大車四十輛至平遙郝村搶掠，祁縣獨立營聞訊當即赶往截擊……

晉冀魯豫 遣送蔣俘還鄉

【新華社邯鄲三日電】綜合本社前線記者報導：八路軍前線於上月二十七日，遣送於洪趙戰役中放下武器之閻軍官兵二百六十名返里。首批隴海前線放下武器之蔣軍五十五師連長王國興等三十三人，亦於日前遣送還鄉。

站到人民方面來無限光榮！

【新華社淮陰二日電】被蔣軍侵佔之淮南津浦路東地區民兵活躍，不斷予蔣軍以打擊。八月二日上午，盱眙老子山民兵配合「還鄉隊」，分路襲擊該區蔣軍一部，將其全部擊退。七月二十八日，盱眙舊舖區民兵配合主力於張洪營（盱眙東南五十里）附近擊潰進犯蔣軍，繳獲砲一門、衛鋒機槍一挺、戰馬一匹。侵佔古城（盱眙南四十里現已為新四軍收復）之蔣軍曾三次派出鄉長下鄉建立政權，均為當地民兵驅走，軍區曾獎勵子彈三百發，華中幣一萬元。

社論

國民黨軍官兵，起來罷戰怠戰！

解放日報

在去年十月底高樹勳將軍在冀南率領新八軍高舉反內戰義旗，今年五月底潘朔端將軍率領一八四師舉行海城起義時，我們都曾號召國民黨軍隊裡的愛國官兵學高潘等將軍的榜樣，退出內戰，站到人民方面來。當時我們並警告國民黨內反動派，如果他們堅持內戰，擴大內戰，國民黨軍隊裡將出現更多的高樹勳和潘朔端將軍。反動派沒有接受我們的警告，而我們的預言也日益被事實所證實。今年八個月內，除了潘朔端將軍以外，舉行反內戰起義的，還有郝鵬舉、孔存周、曹又參、雷文清、王海清等將軍所部全體官兵，以及劉善本、張受益上尉駕駛美製巨型轟炸機來延安，退出內戰。七月初以來，蔣介石打內戰打得更起勁了，可是他的部下的厭戰情緒也更加增長了。在漁溝戰役罷戰的九十二旅副旅長洗盛楷少將說：『我聽到內戰槍聲一響，心緒即降到冰點。』在火線上，成千成百的國民黨官兵，覺得打內戰的路走不通，紛紛怠戰、罷戰，或則放下武器，退出內戰，或則掉轉槍頭，帮助解放區軍民打退進犯者。如果我們綜合起來一看，各地國民黨軍官內實行罷戰的，不僅有西北軍、滇軍、東北軍、川軍等『非嫡系』部隊的官兵，而且也還有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官兵；不僅有陸軍的官兵和空軍人員，而且還有海軍人員（渤海海面「長治」號一個班乘汽艇投八路軍）和技術兵種的人員（蘭封戰役中裝甲兵團教導縱隊二團一營一連張劍鎏少尉駕駛坦克投解放區），甚至特務頭子戴笠親手訓練的武裝「交通大隊」王一灃部亦整隊退出內戰，站到人民方面來。國民黨軍官兵這一怠戰、罷戰運動，是全國反內戰、反獨裁、反賣國的怒潮的一種具體表現。正因為如此，這個運動是不可壓抑的；它有極其寬廣的發展前途。目前這個運動還正在開始。它將發展成為更大規模的和更自覺的運動，並成為徹底粉碎蔣介石進攻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最近許多罷戰的國民黨軍官兵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們罷戰的原因，主要不外兩端：第一，抗戰勝利了，誰都願意退伍回家，安居樂業，誰都不願意替獨裁者拚命，在內戰中白白送死。第二，參加抗日戰爭是光榮的，而參加反人民內戰，拿着外國武器屠殺同胞，是最不光榮的和最違背良心的。這種正義的愛國的情緒，正在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中日益滋長起來。從國民黨軍罷戰官兵的談話中，又可以知道蔣介石對他的官兵的欺騙，其效用正在天天減少。蔣介石要他的官兵相信解放區軍民都是「匪」，都是「烏合之衆」，但是當他們一和解放區接觸時，他們就很快了解真相，例如在天長罷戰的蔣軍二百餘官兵的通電說：『解放區官兵平等，一切講理，不打不罵，軍民團結，生活自由，穿衣吃飯用具供給，都比國民黨地區好。』蔣介石為了防止他的官兵和解放區軍民携手，又捏造『八路軍、新四軍對俘虜不是活埋，就是剝皮』的謠言，但當國民黨軍官兵看到事實的時候，便誰也不信這種謠言了。在李堡戰鬥中罷戰的新七旅二十一團二營副營長劉哲民就說：『當知道新四軍優待罷戰官兵的消息時，誰還願意作無謂的犧牲？』

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切愛國官兵們！你們可以想一想：蔣介石究竟為什麼要打內戰？他要打內戰，不僅是為了要毀滅光明的解放區，而且是為了維持他的獨裁統治，使黑暗的國民黨統治區更加黑暗。那裡的老百姓已經在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但是蔣介石為了打大內戰，徵糧、徵丁，更加急如星火。在那裡千百萬飢民中間，還不是有你們國民黨軍官兵的父母兄弟姊妹嗎？你們如果繼續執行蔣介石的內戰命令，那末你們豈不是不只自己「作無謂的犧牲」，而且還要自己的家屬和蔣管區的同胞都「作無謂的犧牲」嗎？

我們解放區軍民希望你們赶快醒覺起來，赶快跳出內戰的火坑！我們對蔣介石的瘋狂進攻，正在進行堅決的自衛反擊，同時我們願意和你們一切不願意打內戰的國民黨軍愛國官兵携手合作，來制止蔣介石把全國同胞陷入空前大災難的罪行。你們如果毅然決然拒絕蔣介石的亂命，退出內戰，站到人民方面來，我們將以歡迎高樹勳、潘朔端等將軍及其他反內戰起義的志士們一樣，熱烈地歡迎你們。我們還願意向你們建議：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實行罷戰怠戰。在火線上，你們可以槍口朝天放，一有機會就跑回家去，你們還可以和解放區軍民相約休戰，進行聯歡。我們還希望你們想一想：蔣介石發給你們的坦克、槍砲、飛機等武器，都是他以出賣中國主權的條件從美國帝國主義那裡拿來的，你們最好能够拿着這些武器站到人民方面來，把內戰的武器轉變成為反內戰的武器。如果時機還未成熟，也還可以用各種方法毀損這些武器，例如陸軍的槍彈，砲彈和空軍的炸彈可以向無人的地區瞄準，既不損害居民，又可達到大量消耗內戰彈藥之目的，又如機械化兵團和空軍的設備，都可以巧妙地加以破壞耗損，使其修不勝修、難於補給。

國民黨軍的愛國官兵們，你們的罷戰、怠戰運動不是孤立無助的，全國同胞都願意給你們以援助，你們向這個方向多努力一分，全國同胞反內戰運動的力量就多增加一分，蔣介石的內戰計劃就會早日垮台，全國的和平就會早日恢復，你們回家過和平生活的日子也就會更快的到來。【新華社延安四日電】

邯鄲各界舉行盛會 歡迎孔從周將軍

【新華社邯鄲四日電】上月三十一日，邯鄲各機關幹部千餘人，於邯鄲劇院舉行盛大晚會熱烈歡迎鞏縣起義的三十八軍五十五師師長孔從周將軍。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將軍、邊區政府楊秀峯主席、及各機關、各部門首長均出席參加。楊主席代表邊區三千萬人民致歡迎詞：「堅決反對內戰的西北軍三十八軍，去年有十七師的洛寗起義，現在又有五十五師的鞏縣起義。這個偉大事件和在過去一年中其他五十多次起義，都說明了蔣介石發動內戰排除異己的可恥行為，必遭愛國軍人的反對。今晚我非常誠懇的歡迎孔從周將軍及其隨員，今後我要把五一五起義事件向全邊區人民解釋，使他們都知道我們又增加了一批新的朋友，新的力量」。在三次轟動的掌聲中，穿着青色軍服的孔將軍被邀講話，他帶着極度的興奮，感謝這次盛大的歡迎會後，即非常憤慨的說：「抗戰八年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受盡了一切人間的痛苦，最後才粉碎了日本鬼子的侵略。誰不想在勝利之後過幾天快樂的日子？但是蔣介石法西斯反動派不讓全國人過這種日子，他想獨裁，消滅異己，便打開了內戰。……在毛主席朱主席的領導下，一定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孔師長講話畢，劇團演「白毛女」、「大翻身」助興，歡迎會直至深夜始散。

孔從周將軍稱 蔣失民心兵心官心 發動內戰終必失敗

【新華社邯鄲五日電】「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蔣介石已失民心，其所發動的內戰，運命註定失敗」。這是鞏縣起義的西北軍五十五師師長孔從周將軍接見記者時，給蔣介石前途的評語。孔將軍根據其親身經歷，指出後方的人民糧窮財盡，災荒連綿，處處民變風起雲湧，官逼民反，軍隊糧缺，如此下去，後方不安，這是蔣介石失掉民心。其次，蔣介石驅使士兵作內戰砲灰，而兵心厭戰，加以一貫對雜牌採取消滅排斥政策，致內部矛盾叢生，互相傾軋，這是失掉兵心。第三，則是失掉官心，因蔣軍排斥異己，對大批抗戰有功軍官不加任用，而代之以大批黨化的中央軍校軍官，使前者感到前途無望，因此蔣軍之怠惰逃亡與起義，必愈演愈烈，必不可免，而解放區情形則完全相反，軍民為保衛中國和平、民主、和自己翻身利益，而堅決自衛，大義所在，團結一致，力量無窮，因此定能粉碎蔣介石之進攻。孔將軍指出，蔣介石唯一依恃是美國的武器援助，但這種武器掌握在厭戰士兵的手裡，其作用將大大減弱。對解放區蘇皖、隴海、同蒲自衛戰的大捷，孔將軍認為這是制止內戰，爭取全國和平到來的有效辦法。

蔣家空軍 大半不願內戰

【新華社焦作二日電】八月十九日因迷失方向被迫降落解放區之蔣機駕駛員中尉李瑛、趙瑞甫兩氏（屬十九航空隊四十二中隊）經我軍民營救後，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安抵焦作。據稱：蔣軍空軍將士中，有三分之二均不願內戰。又稱：空軍中思想統治極嚴，苦悶不堪。談及國民黨政府對空軍家屬之待遇時，俞瑞甫氏不禁苦笑說：「航校教官趙凡因駕機犧牲，老母親因無法生活自殺，妻亦改嫁，其他可想而知。」

【新華社蘇中前線四日電】截至目前為止，侵犯蘇皖解放區蔣軍將官放下武器者，據查明已有七名，即漁溝戰役中之九十二旅（師改稱）副旅長洗盛楷、海安以東戰役中之新七旅（師改稱）參謀長劉歷身，旅長田從雲，一零五旅（師改稱）副旅長金亞安，分界鎮戰役中之九十九旅（師改稱）副旅長劉光國五人，以及八月二十七日如（皋）黃（橋）線上加力市戰役中之一八七旅（師改稱）中將旅長梁采林與少將副旅長麥霞冲。（編者按：昨日所刊名字有誤，故重刊一次）

【新華社臨沂四日電】魯中八路軍於上月二十四日恢復章邱南之文祖煤礦戰鬥中，俘虜蔣軍九十六軍八百餘人，其中有日軍木下三郎及藤木孝夫兩名。據供：彼等原屬日軍四十三大隊之士兵。日寇投降後，九十六軍共留用日軍百餘名，分別在部隊內擔任教育副官，訓練蔣軍砲手。該兩人及西山、菊池、柴田等五名日軍，被分配至該軍暫十五師一團三營任職，他們因不願為蔣介石賣命，故在此次戰鬥中放下武器，西山等則在戰鬥中被擊斃。

山東蔣機大十餘架 轟炸我區和平工業

【新華社臨沂二日電】上月二十八日期間，美製蔣機六十餘架由濟南起飛，以十餘架為一編隊，分批轟炸魯中解放區和平工業。泰山區萊蕪縣與萊蕪的產錦中心，萊蕪之口鎮、新泰西煤產地張莊及太平、及章邱、文祖、煤礦諸地均遭輪番轟炸，僅在張莊及太平兩地即投彈五十餘枚，死傷民衆十餘人。

蔣機連日肆虐涿鹿等地

【本報訊】上月二十七日晨，美製蔣機三架飛至涿鹿二區太平堡濫肆掃射和平居民，二十八日，又有蔣機一架侵入涿鹿十區，在倒拉嘴村投彈一枚逸去。二十九日，蔣機一架在廣靈城上空投彈十餘枚，無辜百姓死亡十餘名。

蔣軍扣我執行部職員 威脅強迫被捕者「自首」 卑鄙無恥一至於此！

【新華社北平八月三十日電】（遲到）以孫中原事件的同樣手法，北平國民黨當局又製造了污衊中共的事件，藉此企圖防制及威脅北平執行部中共人員安全，為完全破壞執行部工作之張本。事實真象如下：本年七月，北平執行部中共方面曾任用張啓道、褚應之、周德福、楊勉孝四人，任文書謄寫等職，並徵得彼等家長同意。其中張、周、褚三人，因工作不能勝任，要求至張垣就學，中共方面當允其所請，送往張垣。周已投考入學，張、褚兩人因程度皆差，停留三天後返平。八月四日行至青龍橋，為蔣軍二十二師非法扣押，並對彼等威脅強迫擔造所謂「被中共誘騙赴張讀書」、「失望返平」等無稽「供詞」，同時脅迫該員等致函仍在中共方面工作之楊勉孝自首。該信並由國民黨憲兵中士陳鹽榮（拼音）親自送來。……社對該事件之虛構報導，如出一人手筆，而執行部蔣方交通處借題誣告中共藉執行部作非法之活動，提出「在本案解決前，中共人員證章、身份證均作無效」，「身份證必須三方會議，否則不予承認」等無理要求。中共方面對此已提出嚴重抗議，表示除對蔣方荒謬要求拒絕任何考慮外，並要求立即恢復張、褚二人之自由、安全，嚴懲二十二師非法扣押並威逼擔造供詞，誣告中共之責，而執行部蔣方應對其陷害及破壞中共名譽之行為進行正式道歉。

閻偽軍給大同城郊的災難

在砲火轟鳴中，我赶到剛被八路軍解放的沙嶺村去。整個村莊已被閻偽軍毀滅了，村外三十米以內的房屋被拆了，修了戰壕，村內三分之一以上的房屋被毀去。被拆掉的房子，盡是村所有院落，可以說沒有一所完整的。沿着人們踏過的野草路走進民宅，院子裡的野草長的很高，房裡的箱櫃鎖鑰，有的被斧頭劈開，有的被毀了，盡是亂七八糟，東倒西歪的在那裡躺着。在街上，有幾個老頭和老太太們，正從村外逃難回來，一見我們，其中一個七十歲的老伯伯抱頭大哭。他說：「前幾月遭遇最慘，賣掉那條老牛和大車，交了「官糧」，家中口糧，上地下，又被全數搶走。前幾天，都被挖過數尺，又要拆毀房屋，迫我全家出走。先生們，你們說，這叫路，叫人活下去？我走頭無路，九次上吊，不得機會。如今房屋已被拆成土平，直到現在還沒有全家老小四散逃走，一點音訊。」話還沒說完，淚從老眼裡掉下來。北街靠東有一個炸彈坑，約三尺許，兩旁房屋塌了半塊，村人們說：這是昨天的炸彈。……對岸閻偽軍的砲彈打過御河來，老頭老太太在村西爆炸了，嚇得有些人挑着包袱，慌向東邊逃走。看來，蔣和閻軍是要決心給這個村莊更多的「答謝」。

順着御河南下東折，就是大同前線新近解放的閻偽點碉村及其治下村莊，土地相當肥沃，可惜荒田不少，僅有……莊稼，老農說：「自從西軍來到那一天，就沒有一天不要糧，沒有一天不要工。今春，口糧已交盡，人沒吃，牛沒料，渾身沒勁，況且交了「官糧」，誰還有心好好種呢？春夏鋤季節，四五月正遭閻西軍又要樊莊、海力兩村火修工事，我們這個不滿六十戶的村莊，日日出工三十個人，人們沒本沒力，沒心氣，任憑田裡長草，莊稼那能種好呢？現在，你們來後，人才有個活頭，這幾天又開始下起地來，莊稼已經由黃變綠」。

在這個村莊，我親自訪問過一個閻姓的地主，這是一位曾在大同操訪員，考取過閻錫山縣區長的著名士紳。家有良田三頃，多少代以來，都是年年有餘糧，唯獨這一年不但口糧不足，且負了外債。閻先生說：「這個村，連光身漢在內，尚不滿六十戶，但是僅有八個月內，「治村」就大派糧三次，共合二百卅七石五，佔全村二千畝地千石產量的百分之廿五，另有小派糧十數次，而其他花消攤派為數又遠在正式派款以上，比如偽軍王英部，去秋在村週閻住了四個月，割掉村旁青苗二百畝，村內吃飯三千口，要走麓油六百斤，大烟廿四兩，紙烟三千條，木材三萬斤，炭一萬斤，猪十口，鷄百五十隻，羊就沒法提了。總之村莊原有五百多隻羊，現在是只剩三隻乳羊了。去年八月十五和陽曆年，每天偽王英部來過不去，十幾個師給團要了，要米要肉，「今天這部份來了，明天這部份還要來」，來了的吃飽子，抽大烟，臨走時派米肉材炭拉上一大車，招待稍有不週，又打、又罰、又關，你說，這還有個完嗎？你能算出村莊究竟受了多大害嗎？」閻先生說：「自家的損失，據他說：負担之外大損失之數難以統計，正去年秋天收下的七十石糧食加上餘糧，大都搞光啦，今年陰曆四月天已無一顆餘糧，開始外借，現在吃的糧食，就是昨天從地裡拔回來的。」閻先生說：「像我這樣人家，都被害成這個樣子，一般人家就不堪設想了。」

不管閻先生所談被害情況，是否與實際情況稍有出入，但是大同人民對閻偽軍的負担之重，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歷史年頭，包括日寇統治的八年在內。我親手調查過的三個村莊六七戶人家都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小南頭康莊說：「我過去十八頭騾子，三輛膠皮車，每年青黃不接之時，手下都不缺十石八石糧食，但是現在兩輛車被「西軍」拉走了，只剩一車一騾一牛一豬一狗和二斗存糧，大家不信，請到我家看看去。」他帶着一種追憶的口氣說：「西軍向我要錢給錢，要麵給麵，想不到都欺負的我這樣苦。」「唉！我不能說西軍……不如日本人，不過，……」在閻錫山準備大打內戰，去秋後，集一地，數以萬計之偽軍，閻日偽官當道，那麼大同人民，就是一個「聚寶盆」、「搖錢樹」又能持之幾天呢？何況大同人民，在戰前閻錫山暴政，日偽殘酷蹂躪八年，民財富早已淨盡呢！！久遭閻日偽聯軍，把河兩旁肥美的村莊，已經糟蹋成一片災區，現在他們已經是長期潰逃了，在新解放的城郊村莊，雖然仍是滿目悽凉的，但我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老者們這樣說：「天已經變了，只要大家齊心努力，苦於幾年，村莊的元氣就會恢復過來。」

—杜導正—

周恩來 由滬飛返南京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據中央社訊：中共代表周恩來氏在滬公畢，已於三日下午一時半由滬飛返南京。

邊區張市各界座談時局

呼喚全體人民 起來支援前線！粉碎蔣軍進攻！

【新華社本市四日訊】昨晚六時，邊參會及張市常駐會邀請留張議員及各界召開時事座談會，出席者有邊參會議長成仿吾，常駐會議員安老宅仁，張市議長劉秀峯，副議長于德海，楊市長，內蒙自治聯合會雲澤主席，聯大教務長林子明，察省府委員黃元，李傑三老先生，王榮仁，李靖南，劉奠基，李秋圃，及婦聯，商會，張家口報，晉察冀日報代表等六十餘人，大家對國民黨蔣介石勾結美帝國主義份子大規模向解放區進攻破壞和平，進行內戰，極表憤慨，一致呼喚解放區全體人民動員起來支援前線，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並發出電報三道，一致全國人民抗議蔣介石向解放區進攻並不承認蔣軍侵佔承德，表示解放區人民必堅決自衛到底，不收復失地誓不甘休，二致馬司抗議美國援蔣內戰，把太平洋沿岸物資低價轉賣蔣介石，助長內戰的錯誤政策，這些借款決不爲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第三個電報致解放區前線指戰員們說：「誰敢於進犯解放區和平民主幸福的村莊，打垮我們就要堅決乾脆徹底的消滅它。」並號召邊區軍民永遠團結在一起，鞏固後方，支援前線，打垮反動派的進攻！（叢）

【又訊】邊區及張市參議會及各界時事座談會大家發言踴躍，群情激昂，議員傅志清分析蔣介石出賣祖國超過滿清袁世凱千倍，他說：我是生在滿清的人，我親眼見到數十年來全部軍閥賣國的都還沒有蔣介石一個人多。他揭穿蔣介石最近在廬山說什麼要還大政府等都是假話，都是鬼把戲。李新汶先生接着勞頭就說：現在全國的內戰已爆發了，這是蔣介石出賣祖國勾結美帝國主義打的。這是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也是人民的生死存亡關頭。李傑三老先生很幽默的說：美國帝國主義份子侵略中國和日本鬼子不一樣，日本鬼子自己親自動手，美國卻利用蔣介石這個工具。[illegible]局王榮仁報告了這次去東線慰勞八路軍的見聞錄，他見到那裡的八路軍都是拿着繳獲的美國武器，因此他認爲一個兵不在手裡拿什麼武器，而是在他的頭腦裡的政治。一字不識的薛懷民務問說：「我們老百姓多，還是國民黨多呢？」他回答說：「老百姓是消滅不完的。」內蒙聯合自治會雲澤主席說：目前內戰不僅擴大到全國，而且也波及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民族。雲主席說：幾十年內蒙人民的革命經驗祇有和共產黨走才能真正得到自治獨立，國民黨要向任何解放區進攻，也等於向內蒙人民進攻。而且內蒙人民已普遍的燃起了反蔣獨裁進攻解放區的熱潮。邊區農林處處長劉奠基先生說：內戰爆發一月來誰是勝利者？事實恰巧是國民黨失敗了！商盟會員安宅仁老先生說：承德雖然被佔了，但決不會讓反動派佔到便宜，你們以後看好了」。到會的人，每一句話都表示了萬分憤慨，激烈發言直至深夜尚未結束，主席以時間過晚，始宣佈散會。

挑戰書剛剛公佈

七區裕華木製廠 第一個起而應戰

並請市總工會作評判

【本市四日訊】七區裕華木製廠工友在九月四日看到華北機器製造廠向張市全體工人發的挑戰書後，極度興奮，一致商定馬上應戰，並送華北機器製造廠一封信說，我們全廠職[illegible]以我們全部力量大向你們應戰，應戰條件如下：

（一）每天加[illegible]一小時，每月每個工減薪平均二十斤米直到自衛戰爭勝利爲止。工作忙時，隨時加工，保證按時完成工作任務。

（二）提高生產數量，以現有十三個工人的生產額，趕上六月份二十個工人的生產額，並爭取超過，提高質量，作到堅固美麗。

（三）減少開支，取消浪費，利用廢物，節省原料，擴大營業範圍。

（四）遵守勞動紀律十大條，及廠方規定的一切制度，每天保證一時半的學習，加強文娛活動。

（五）團結互助，積極保衛工廠，保證廠內不出任何問題。

該函中並說，比一比看誰能獲得勝利，咱們可以請市總工會作評判。

公安管理處做慰問袋 炊事員自動提出減薪

【本市訊】邊府公安管理處每人作慰問袋一個，裡面有心愛的望遠鏡，很久未捨得吃的饅頭以及糖和烟袋、針線等。女同志們用各色線綉上自己的名字和親切的慰問的話語，炊事員都要求減薪，大都只剩一百斤維持生活，他們說：『前方戰士打仗，我們苦一點有什麼關係』。（趙冠羣）

民生電業公司捐獻物資 工友赴前線工作

【本市訊】民生電業公司全體職工在獻金減薪等勞軍後，一致認爲應趕緊到前線修理工事才對。現已決定由公司方面捐出千餘萬元的器材，職工因爭取參加者甚多，經激烈爭論後二十多個被選上了，由優秀的工務股長孫延壽同志率領。劉經理囑咐他們：「你們是真正表現了工人弟兄的偉大精神。要堅決、積極、努力的完成任務，服從當地指揮機關的領導，好好團結，達到人民的期待！」

這些模範工友已於本月二日興致勃勃到前線去了。出發前線的工友家庭生活，由公司負責照顧。（夏園）

察南雁北各郵局獻金

【陽高訊】察南雁北郵管分局獻金二五四〇〇〇元，薪米一〇二五斤，陽高郵局獻金四五〇〇〇元，減薪二六〇斤，天鎮郵局獻金一四〇〇〇元，減薪米一三〇〇斤，大同郵局獻金一二三〇〇〇元。共計獻金四一八五〇〇元，自九月份起減薪一八五五斤，自衛戰勝利爲止，各局員工工作情緒工作效率均倍增。（新照宇）

更正

昨日本報二版懷來消息第六行「全縣農民團結一致」「全縣二百零七戶，九百六十九人得到糧食……」「全縣」爲「全區（揹一區）」之誤。

宣市有組織工人八千餘 年來生活改善積極生產

【新華社宣化訊】宣化市工人運動，一年來已獲得輝煌成就。按今年七月份統計：不算破山的分工會，只宣市公營工廠，就成立有二十四個工廠工會，六千一百餘產業工人加入工會。各私營工廠工人，及個別農村業工人，作坊各行，假工成立工會已達四十六個，會員二千五百三十二人，總計全市各種工會七十個，工會會員共達八千五百五十四人。

在控訴復仇運動中，全市工人成爲鬥爭的先鋒，總計全年發動工人鬥爭，主要的就有六十餘次，千人以上之鬥爭即有八次，一百人到七、八百人之鬥爭即有二十一次，共參加鬥爭人數達二萬二千餘人。工人們翻過身來，工會便領導工人進行增加工資，去年十二月，公營工廠二次評定增資以後，工人生活有顯著改善，能夠吃飽穿暖，私營工廠和商店工人，也適當的改善了勞動條件與酌量增加工資，[illegible]有了很大改進。各廠礦也都成立了合作社。一年來，工會幹部以極大的努力，配合政府安揷失業工人，發給七百餘失業工人路費回了原籍，又介紹三百餘失業工人修築馬路。有的工人介紹了別的職業，總計安揷失業工人達一千八百餘人。

工人文化生活也大爲活躍，各工廠均已成立俱樂部，下設學習組、讀報組、通訊組，經常堅持學習，供給「工人報」「日報」「察哈爾日報」稿件。去年冬天，工人生產熱情空前提高，各廠都造成了「加緊生產支援前線」的熱潮，今年一月份，各個工廠又開展生產競賽運動，產量大大提高。宣化電業公司與汽車修理廠生產效率提高到兩倍，六月份以後，新華機器廠產量亦提高一倍，目前爲着支援自衛戰，粉碎蔣介石進攻，新察哈爾報社工人自動開展了減薪運動，各工廠工人減薪運動，新華機器廠均加工一小時，到自衛戰爭勝利爲止。（煜）

革命軍人李增榮同志

勸說家長獻地二百餘畝

某旅通令嘉獎

【軍區訊】：我軍區部隊某旅見習供給員李增榮同志，原係四區五堡村人，他從報上見到許多人爲了實現「耕者有其田」自動獻田的消息，自己即向上級請示，要求請假回家，勸說家長獻地。現李增榮同志，已得家長同意，辦好手續，將土地二百零六畝獻交政府分給農民。李增榮同志自獻田回隊後，工作更加奮發認眞，他自己說：「我現在沒有甚麼牽掛了，我可以更加踏實來做我的工作了」。

【又訊】某旅旅長蕭文致，副旅長晨光，副政委李水清等特爲李增榮同志慷慨獻田事通令全旅嘉獎，稱之爲人民軍隊覺悟的範例，軍人的楷模！（遠）

良鄉蔣軍士兵

厭戰逃亡日衆

「當新兵，坐監牢，要想求活命，只有撒腿跑！」

【新華社宣化三日訊】六月二十日侵入我良鄉之坨里，石梯，水峪一帶的蔣軍，近來士兵因不願內戰逃亡日衆，良鄉僞保安團高定福部，在水峪駐防的第一大隊第三中隊戰士劉支[illegible]全、朱瑞海、郎休寶、李瑞茂四人，於七月二十八日跑來解放區，據他們說：「蔣軍強兵不擇手段，抓、僱、買什麼手段也使得出來，但是，蔣軍逃亡的太多了，就是這樣，也永遠補不上逃亡數目，七月三日至八日，駐坨里的第二大隊下三個中隊共逃跑六十二個，一中隊逃跑十三個，二中隊逃跑卅十八個，三中隊逃跑一個。官長爲了防止士兵逃跑，命令集體撒尿，不准新兵交頭接耳，士兵們整天如坐監牢，暗中流傳着：『當新兵，坐監牢，要想求活命，只有撒腿跑。』有一次官長下命令進攻的第二天，機槍中隊一夜跑了六個，連大隊部的號目也跑了。」又蔣軍九十四師二團從長辛店來坨里，一路上就逃跑一百十三個，團部連絡組長爲防止逃跑，想出新辦法；新兵不出發不站崗不押伕子，平時不准穿軍衣只穿短褲叉，把軍衣集中在一起打起包裝，叫衛兵看着，因爲如果士兵帶着軍裝大槍跑了，當官的也擔當不起，他們統治部隊的唯一辦法，是搶老百姓豬羊白麵，吃兩頓好的，士兵們又祕密地流傳一個歌謠：「當官的，眞上算，去捉雞，去弄麵，見了婦女玩一玩，就是好軍官。」但是，只要兵不跑，有好吃的仍防止不了逃跑，三中隊長向上級報告說：「給吃的也是跑，給他們的錢化也是跑，脫了軍裝，穿着褲叉也是跑，眞叫我沒法子。」」（李景寧）

宣市各廠工友

加工減薪發動競賽

【新華社宣化四日訊】宣化龍烟煉鐵廠、機器廠、總工會、農場、山及龍烟其他單位獻金一百萬零二千二百四十元，獻小米八千一百八十斤。此外機、木、礦工、翻沙股都自願加工一小時，六十餘人要求減薪，田秀成捐贈一個藏了十多年的金戒指。龍烟鐵礦公司總經理每月只領一百七十斤米維持個人生活，除獻六萬元茶蓋一個外，每月減薪七百斤，副經理沈鴻同志減薪五百斤，工程處長傅江同志減薪五百斤，全體職工計劃增加農業生產，力求自給，把工資收入都送前方。現在決定三個月不領辦公費，並捐出三千斤豆子，顧宇、劉東等同志每月減薪一千〇八十斤。十四歲的小宣工保珍家中四口人，家很窮，他每月工資一百二十五斤，也每月減十斤小米，統計每月減薪達二萬五千四百多斤。全廠的職工們都在緊張的工作着，競賽着，生產效率亦大大提高。（楊國華、陳克辛）

工廠好比是戰場

【本報宣化訊】宣化新華機器廠爲自衛戰爭獻金四六三二七〇元，小伙房及一般客人受榮招待均取消。自九月份起到和平爲止的減薪運動開始後，已減五六二六斤。工友馬文貴、韓忠桐將此次評定工資所加者全部獻出。各股工友並一致通過每天加工一小時。總務科孫敏恩因不會技術，下班後，要做一小時雜工、工人家屬每家都做了慰問袋共六〇個，寫了慰問信計寫了七〇封。鐵工股小組突破生產紀錄，他們說：「工廠好比是戰場，多多生產，就等於打仗」。（戈更）

平旺電廠工人再不當牛馬了

熔爐

在大同西十五里，一幢五層的洋樓屹立在車站對面，環繞着水塔、鋼架棚、和二三十幢日本的房子。那裡二百多良善的工人，八年來背着僞的重壓，喘息地給他們供給大同和口泉的電力。八月四日，八路軍解放平旺，他們再不當牛馬了。

「牲口才吃得多」

日寇於一九三八年開始建築發電廠。開頭給工人們發白麵、莜麵、高粱麵和小米。一年以後，工廠第一部份完工，就取消了白麵。糧食裡面也有許多沙子，工人們吃不下去，要求調換。他們叫工人們少吃些。工人們說少吃幹不了活，他們就說「我們的一碗就够，你們的多吃是牲口。」再多說了馬上就是幾個耳光。工人迫於淫威，只好把一肚子怒火嚥下去。好些時候糧食發不够，下個月就不補發。你鬧就說你要罷工，送憲兵隊去。電氣股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個鐘頭，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飯也要送到機器跟前吃。上到換夜班的日子，就幾乎要做二十四小時工。工人着實支持不住，頭昏眼花，眼睛一閉，工頭踹過來就打罵。去請假嗎，上頭的都是日本人。去年六月，不曉得那個小孩子玩弄鐵線，把它搞到一架變壓器上頭，變壓馬上炸壞了。鬼子把電氣股四、五個人抓到憲兵隊去。管發電機的劉發可倒了霉：因爲平常他家裡的親朋來往比較多些，鬼子這次就硬說他私通八路軍破壞工廠。工人們再不敢讓親友們來了，他卻毫無踪影。

日本人在廠裡是太上皇，從廠長一直到監工都是鬼子。女人也在廠裡任職，中國人沒有一個當事的。這麼二百來人的一個工廠，就有三十幾個日本人，連家屬、小孩足有九十人，他們工作只有八小時。卻住着比中國工人漂亮、舒適百倍的洋房。就是一竅不通的小鬼，也拿着比中國技術工人高十倍的薪水，騎在工人脖子上。並且享受着「居留民」的優待，以低十倍的價錢買同樣的貨物。天天吃大米、白麵、豬肉、雞蛋。工人們的血汗給這些傢伙吮喝淨盡了！

「發電廠眞缺德，不發蒙疆發聯合」

過了七年牛馬不如的亡國奴生活，工人們渴望着祖國的隊伍來解救他們，然而來的卻是一些王八蛋：「暗八年、四八天」的閻逆馬上和日寇換防了。大同城裡成立了一個閻日合辦的指導組，可是三個月不發一文工錢。工人們吃着殘餘的口糧，渡着飢餓的日子。十月底，閻記派來員孫啓瑞帶着手槍上任了。第一件德政就是用「聯合票」發薪，前三個月活計不算。拍着手槍問工人說：「我就是這樣做，你們誰有話就說。不願意就滾蛋，你們走一個我們來十個。」工人們往那裡跑呀！誰敢哼氣哩！轉地裡一打聽，原來城裡辦事處收的電費是「蒙疆」，老爺們拿去換「聯合」發餉，「蒙疆」一塊換五塊「聯合」，老爺們發財了！這還不算，到「蒙疆」落了又發「蒙疆」，並且搭了許多票額一元的票子。最少的五寸那麼一疊——五百元（够一斗多米哩），拿去買東西誰也不要，只好作柴火燒。修理股長郭元甫說他就燒了一千元。後來「蒙疆」也不通用了，又拿五元折一元法幣，可是廠方硬是把應發法幣的工資發「蒙疆」，七倒八倒，工人血汗所得都完了。工人們有話爲證：「發電廠眞缺德，不發蒙疆發聯合」。

賣搭東西渡日子

四月間，蔣記資源委員會隨着接收口泉八大煤礦之後派出梁上椿、許樓森要來中央化這個發電廠。工人的薪金、口糧也中央化起來：不管你家人多人少，一律每名工人四十五斤糧食，家屬一概不管。工資大部法幣一萬上下，糧食和馬料差不多：小米、高粱、黑豆、小豆、綠豆一般多，而小米又五分之一是沙子。每次五斤五斤的發，而且照例要扣押半月二十天以上（薪水也是如此）。發的斤秤總不够，老爺們說是路上撒漏了。四十五斤能撈下四十二斤算是好的，他們通常至少短四兩。機工股工人鄭鈺告訴記者，他們有一次只收到四斤半。有一次「恩賜改發了每人五斤莜麵，機工股的只分到四斤四兩，第二天肥事黑板上不知誰肥了一段：「五斤莜麵發了四斤四兩，太不公！」老爺們沒有話好說。一萬元法幣一斗小米，只有十三斤半，連發的口糧才五十八斤半，兩口之家也不够吃。而帶家眷的卻估半數以上。工人們怎樣渡日呢？只好賣東西，半飢不飽的生活。運炭股工人陳治川和母親兩人，就因爲不够吃用把他們的棉襖、夾褲、大褂都賣了；修理股工人王玉貴家裡四口人，逼得沒辦法，把棉袍、夾襖、夾褲、大褂都賣掉，絕大部份工人都把他的衣服賣掉買米，每天吃一頓稠的、一頓稀的。然後把棉衣拆成夾襖，改造罩衣穿，鞋子要拿白洋才能買到，許多工人只得光着腳走路。

蔣記老爺們繼承而且發揚光大了日寇的統治方法，把工人壓得喘不過氣：運炭股工人下班後還要去卸火車貨物，每天只加工資法幣八十元，連一根太陽牌紙烟的價值也不够（太陽煙每根一百二十元）。有一次，劉勇毅和郭慶貴不肯去了，就說他們要罷工，關了一天禁閉。

「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工人們感覺蔣記比日寇還不如。走吧！那裡去呢？一者老爺們規定不許走，抓着作私通八路軍論罪；二者家眷通通在廠裡，走掉怎麼辦？

我們死也不走

八路軍，工人們早就知道了的。修理股工人王金生，家就在山東解放區，五年前他曾回去過一趟，熟人們都曾互相傳說過解放區人民的生活，但誰也不敢表露。今年二月，修理股工人徐有祥，到下花園把家眷接過來，也給工人們談過下花園發電廠解放後的工人生活。工錢又大、東西又賤，人家每月百四五十斤小米一個月，自己最多的合不了一百四十斤；人家一百元一斤白麵，自己要六百元一斤。誰不想八路軍來呢？

八月三日，頑軍知道他們在此地站不住了，命令工人跟軍隊一起撤退到大同。八月四日白天，叫一些老工頭走，說八路軍來了要他們的眼睛。當過三十多年機工的修理股股長郭元甫，毅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說他怎麼也不走，死也得看着機器。七、八點鐘的時候，廠方在大同城命令軍隊要工人撤退，可是一個工人也拉不走。他們大部躲到地下室內，一部份跑到廠裡管着機器，把門窗堵死，不讓一個頑軍進去。

點起火把歡迎八路軍

當晚十一點鐘，八路軍把頑軍趕跑後，二百多工人歡喜得不得了，趕緊扯些爛布，蘸上煤油，點起火把，排隊去火車站歡迎他們的解放者——八路軍說：「你們遲來一個月，我們都要餓死了！」

我軍馬上把站上的勝利品分給大家：每人莜麵十五斤，晉綏邊區大同發電廠管理處的人員來了以後，又給他們發了兩次小米：一次一千斤，一次二千斤。現在單身的工人每人已分得糧食三十六斤，家有三口的已分得糧食二十六斤。他們說：「現在我們完全不發愁了！」工作沒有停：工人們並積極自動幫助八路軍修理器械以配合自衛反擊戰役。發電廠解放後，工人們告訴記者，臨解放前，蔣記廠方還積欠工人一個月的薪金、兩個月的加工、半個月的糧食，趕快解放大同，等他們好找那些「灰拾翻」算賬！

八月二十日於平旺發電廠

（滿城通訊）

石井村社怎樣使全村達到耕三餘一的

趙力

石井是滿城縣西北部，梯通山地平原物資交流的一個市鎮，西北至淶源、蠡縣、張家口，東至保定、蠡縣大清河一帶，是牲畜、布、綿、糧食、鹽、麻的交換場所。全村五百九十六戶，二千四百口人，南面是漕水河沖下的亂石灘，其他三面是山，土地都是坡地梯田，僅六千畝，抗戰前地主三七分糧的高租和「打滾利」的高利貸，及國民黨政府當局的苛捐雜稅，農產品的壟斷落價，人民無法生活，乞丐特別多，抗戰期間，連年旱澇虫瘟，以及敵僞無數次的燒殺掠毀的荼毒，四次燒房千間，死人近百，牲畜糧食衣物曾被搶光，石井人民更陷入無衣無食不能出外謀生的苦境。

一九三八年共產黨來了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人們才有了生產的資本和興趣，一九四三年該村戰鬥英雄李全子和蕭德順，積極響應上級號召，英勇的展開了戰鬥和生產，向敵人的四面包圍封鎖作鬥爭，以游擊小隊組織運銷組，蕭德順爲骨幹，衝破了五道封鎖綫的三丈深溝，出沒於林立的敵堡間，由冀中到冀西運輸布綫顏，解決根據地群衆的需用，李全子創造了勞武結合的發工，不但生產，不誤戰鬥，不誤工作，選出三個經商熟手的隊員，配合上兩支大槍各帶決槍手榴彈的兩人，晚上爬封鎖溝，七個人五副扁擔，帶大槍的兩人身背布包前哨偵察，打開了嚴重困難的貿易交通線，由此改善了生活，帶起了淪河陽、西峪、永安莊等村運銷事業的繁榮，石井市外四十名民兵，游擊隊員，除了堅持崗哨配合戰鬥外，做活作工，運銷全靠固在肥工股上，經商的出去天，算幾個工，那一方面活要緊，就先去幹自己的生活要緊，他們包工作，運銷分紅，除留百分之[illegible]附近的地，按工按資金對半分紅，封鎖綫雖[illegible]一、二十公積金外，他們生產、工作、學習、團結如一戰鬥。

一九四四年冬，他們把包工錢和公積金二萬元開設了一個消費合作社，除儲存四十八的戰鬥糧、燈油，修槍開支外，到年底分紅十五萬元，一九四五年前半年分紅七萬五千元，另外，民兵通訊組組織的運銷小組，股金十萬元，第一次分紅二十萬元，紅利八萬元，組織農民運銷組八十人，股金二十六萬元，村劇團一組股金十四萬，紅三萬，解決了化裝費問題，武委會一組一百四十人，股金六十萬，第一次分紅四十萬元，大大啓發了組織合作社的情緒。

在一九四五年當中，石井合作社得到大的發展，首先組織磚窰，根據群衆要求七八年被敵人燒燬的房屋要修蓋，但沒磚瓦石灰，村社主任李洛純和康有成等，耐心說服聯合本村及附近六村集股四十萬，以村中貧戶三十四人當工人，組織燒窰生產，貧戶得到活作，並且訂出獎勵辦法，如超過計劃工人得「返還金」，還抽百分之五的公益金慰勞游擊小隊、劇團、抗屬，半年結賬紅利二百萬元。其次組織醫藥社，三村九十名社員股金十五萬元，一年得利十六萬元，當滿城解放時洽好僞員十二人，收柿子作價撥股一百萬元，石井特產柿子合作社，納人一百六十名。九月組織把柿子運到大清河濱口一帶，換回食鹽到淶源五個月得利一百二十萬元，貧戶的柿子出賣實行「返還」。還組織了織布工廠一座，後所得紅利也實行「返還」，社員二百二十名，七張織[illegible]機，鍛鍊出織布工人十八人，得利十三萬，起一個小合作工廠，三張織布機，鍛鍊出五個工人，組織紡線組，婦女四十名，合作社先以三百斤棉花給她們作本，組織木廠兩座，修理農具與四個技術勞資合作，組織鐵匠爐一個，社員七十名，股金十二萬元，三個月分紅利四十萬元，這兩個合作社，都是低價出售，抗屬有優先權。合作社又以六千元幫助兩戶貧戶開磨坊，買豬二十一口與買不起豬的戶合養，賺了幾[illegible]七分，並給貧戶造房，五戶貧戶貸了五萬元開磨房。

到現在，窰上又擴大社員十四村股金一百四十萬，紅利一百二十萬元，增加到兩座磚瓦窰，四個石灰窰，七十個工人，村社供給業務，都是根據社員需要，今年更利用資金有效的扶助貧戶，二十戶組織五個運輸組，二八分紅，合作社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一年間經營業務十種，共得紅利六百一十九萬一千九百元，扶持起三十三戶貧戶打下耕三餘一的基礎。

在石井合作社爲群衆服務之下，全村六百多戶都能達到耕三餘一，只有七戶沒勞力的尚須加強幫助，石井老鄉們說：「共產黨把一個窮石井改變成富石井了！」有人問：「你村合作社是怎麼搞起來的？」老鄉們說：「你不知道我們村有英雄嗎？」

淶源優抗大有進步

老百姓對抗屬普遍關心

【新華社宣化四日訊】淶源於六月召開生產會議時，縣區均將優抗工作列爲競賽條件之一，村提出保證抗屬不找到區，區提出保證抗屬不找到縣，並保證使抗屬生活達到當地中農水平，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除了發放下半年優抗糧之外，並發動群衆慰勞抗屬，收到成績不少，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共捐出邊幣五二六三五〇元（二、三、五、七、四個區的統計），糧食二八一．四四石（二、三、五、七、四個區的統計）布四二疋，棉花二斤（一、三、七、[illegible]區統計），還有海鹽八〇斤和其他零碎物品，現在全縣抗屬平均都有兩個月的糧食，能吃到新糧食下來。五區金家井是全縣優抗工作較好的村子，[illegible]在此次佈置以後，區村幹部了解到該村抗屬增加了大量土地的情形，生產主要是吃的糧食，經過座談會上需要更多的墊本才能接到秋後，於是就在群衆大會上號召全村群衆「飲水思源」幫助抗屬，在不足半小時的時間內，幹部群衆即拿出一〇．四石糧食，超過所需數二．四石。代耕方面，全縣大部村莊均採包工辦法，固定代耕戶，在此次佈置以後，二區重新整理了固定代耕戶，司各莊、黃土嶺和長祥溝等村作得更澈底，每家抗屬都有一個村幹部，給抗屬管理耕種，領導督促代耕戶，荒了地，或者糧食打少了，均由村幹部負責，代耕戶也實行記工，以與抗屬一起齊工，這樣作法，抗屬非常滿意，同時代耕戶也由於責任明確，耕時也不像從前那樣應差事了。另外，還幫助抗屬自己組織生產，三區馬莊動員一部份糧食分給抗屬後，即根據他們各人的條件從事農業、副業、或者小本生意（該村有集）。二區司各莊抗屬梁二廷是個身體很弱的十八歲的青年，不能作重活，就根據他的身體條件，介紹他給村裡放牛，這樣就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不再單靠優待。（斗寅）

淶水山地 試種藍靛成功

【新華社宣化三日訊】淶水山地試種藍靛成功、七區東河山群衆種藍靛一本萬利，八分地產藍靛可買一百石玉米。春天縣生產委員會號召種藍靛，解決紡織業開展後的染色問題，一般村莊因沒技術沒好種不敢試種，東河山村實業委員趙連瑞，親自找人到淶源買靛籽和靛灰（打靛用的石灰）共下本二千八百五十元，全村人每人算一股，共種了八分地的靛，只用了五個工，現在打靛又用了二十個工就打完了，共出靛一百二十斤，按每斤八千元計算，可收入一百萬元，換玉米一百石，按平常種玉米，八分地最多產八斗，群衆高興的說：「種靛眞是一本萬利。」染布也不愁顏色了。（陳廣有）

聯大新聞系同學 分赴各報社實習

【新華社本市五日訊】聯大新聞系同學爲使同學們實地工作實習，決定全體同學分赴晉察冀日報、新察哈爾報、邊區日報社、工人報、張家口報社及前線實習，時間暫定爲三個月，期此次實習，對同學們在新聞通訊採訪寫作與編輯等各方面將有莫大幫助。（長海）

（冀中通訊）

大佟村民兵村落戰

高銳明

有名的大漢奸王鳳崗，老早就想殲滅我定興保安大隊與領導機關。七月二十五日那天，他勾來了頑二十四軍一個營和定興的「還鄉團」，集結了兩千多狼子野獸，按在深城村，拂曉時，首先包圍了我領導機關的駐地南北蔡，緊跟着包圍了一區東八村。四面槍聲，一陣比一陣緊起來，老百姓拉着牲口，揹着孩子包袱，男女老幼一齊往外逃。一區王區長、武會張主任，爲着解除敵人對我領導機關的圍困，爲着掩護老百姓脫險，便帶着大佟村一部民兵，順着槍砲聲向南北蔡方向前進，他們不顧任何犧牲，冒着彈雨，一直衝到五馬口，發現敵人在道溝裡伏着，正在向前射擊，他們才停止前進。一陣排子槍打出去，頑僞死了兩個，傷了三個；但情況越發緊張了，四面頑僞都打上來，他們又向王官村東頭的空隙突擊，十幾個僞軍正餓狼似的在王官村東一家店舖搶瓜吃，一陣槍又被打死了兩個。從此頑僞的包圍進攻，就被這橫衝直闖的槍聲打斷了。這時他們已突回大佟村，王逆拔村搜索的企圖被粉碎了，集中了十多挺輕重機槍，狼子野獸，從東西北三面的五六個壘裡，以強烈的火力掃射着大佟村的高房堡壘。但大佟村的保衛英雄們，絲毫不驚慌，沉着的向頑僞回擊着，「繳槍吧」，民兵張衛回答道：「你有本領過來好了。」野獸們狂妄的叫喊着[illegible]地雷，在牆角等候着爬房的頑僞，楊文生拍着[illegible]姓告訴：「多咧」。保衛英雄們的紀律是一粒子彈[illegible]才打，爬近房就炸[illegible]。[illegible]飛起來，砲彈落在王逆的防地上，一班人正吃西瓜，七個人的血肉橫飛，亂肉貼在牆上，掛在房簷上，炸傷的幾個哭狼嚎。王逆鳳崗惱羞成怒了，下了一道命令：「犧牲一個連也得拿下大佟村」。野獸們在王逆的督戰下，衝近了高房堡壘，保衛英雄們的手雷、手榴彈炸響了，當頑僞爬到一個豬圈時，四五個被炸得橫躺豎臥在那豬圈裡。大佟村保衛英雄們堅持了七小時的激烈戰鬥，在砲火機槍掃射的掩護下的突出重圍。王逆大大失望了，頑二十四軍和定興的「還鄉隊」互相埋怨着。這群野獸們在惱羞之餘，抓了老百姓來給他們抬死屍，裝棺材，可是老百姓誰願意抬這些狗肉呢，止強迫老百姓從豬圈裡揀上一條大腿來的時候，縣保安大隊的機槍聲又迫近了，野獸們張慌失措的把十具死屍包在被子裡，夾着尾巴往回跑。（新華社河間一日電）

張家口新華廣播電台 九月六日廣播節目

第一廣播（中波） XGNC 一三〇〇千週、二三〇公尺

（早）

七．〇〇—七．二〇 早晨音樂

[illegible]

（晚）

[illegible]

一九．三〇—二〇．〇〇 介石進攻口關爭（一個青年工人講述）

[illegible]

（本台第二廣播（短波）用三一．一七公尺九六二五千週播送，除早晨停播外，其餘與第一廣播同節目同）

利物浦華僑海員抗議
抗戰捐款移充內戰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重慶新華日報八月十四日載倫敦航訊：七月十七日駐利物浦發出通告說：「三十三年利物浦中華海員雙十獻金爲四千二百九十四鎊，已在今年買了西藥、膏綁三類贈送中央支配。關於這件事，利物浦中國海員互助會在七月十五日提出抗議：「自民國卅三年雙十節至今已有一年零九個月，當日是抗戰時期，今日是內戰自相殘殺。我們看到這兩種不同時期的情形，捐給抗戰乃人人懷抱的愛國熱情，領事館不應將以前募來的救國捐款，在今日內戰時期贈送中央支配，這不但違背華僑海員愛護民主的在政治上欺騙中外人士，使人以爲大多數華僑海員是擁護反民主內戰的」。該聲明繼稱政府用外國軍火來打內戰，盡人皆知，而聯合國救濟總署也因政府不願發放糧米醫藥來救人民而作出多次的抗議，甚至禁止救濟物資運華。因此本會主張此批醫藥、軍用氈及其他須由孫夫人在上海組織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支配」。

外長會議繼續舉行
討論聯合國大會延期未獲協議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巴黎訊：四日下午四時四外長在法外交部召開第二次會議，蘇外次維辛斯基代表莫洛托夫出席。會議主要討論聯合國大會展期問題，未達協議。會上維辛斯基提出如下建議，將聯合國大會延至十一月中旬或月底召開，地點應在巴黎或日內瓦舉行……

貝文在巴黎
連日與貝納斯會談

國際管理的港原文

和會處理的港問題
意企圖攫取領土
南反對法國意南邊界建議

【新華社延安四日電】巴黎訊：和會意政治領土委員會，於二日開始處理對意和約中最棘手的的里雅斯特問題……

美國人需要世界觀
賽珍珠作

本文作者賽珍珠是美國有名的女作家，即以中國農村生活爲題材的小說「大地」的作者，她在本文中對美國國內的帝國主義份子追求世界獨霸的圖謀，發表了精采的意見，特摘譯刊載，以饗讀者。——編者

在這個極度沉默的世界之中，我們美國人近來常常彼此談到我們必須，也應該，而且能夠開始爭取領導的地位。……

反抗麥克阿瑟壓迫
日海員將總罷工

日「小佐製紙廠」將開工

對日委會蘇代表招待記者
痛斥美國誣毀蘇聯

印臨時政府組成
印督魏菲爾任總理
尼赫魯任副總理兼外長

保國少數民族
同享平等權利

蘇瑞商務談判
美無理干涉

東北行委會頒佈
半年施政方針
首先改造村政權

印尼續有戰事
英國施演家

蒙哥馬利訪加
傳與北加設防有密切關係

中國將成警治國乎？
滬大美晚報社論

電謝郭沫若
趙樹理等

抨擊國民黨惡政
並指責美國軍事援蔣
林邁可作書

國產水泥奄奄一息
美貨湧入傾銷
水泥業呈請當局保護

軍差國營雙重壓迫下
民營航業面臨絕境

重慶社會輿論
抨擊蔣家刼奪勞協

杭市商店紛紛倒閉

滬大陸報專論揭載
蔣區農業在破產中

成都國特嚴密監視
孫中原生命堪虞

攝影訓練班

副刊 第九十七期

火線上

「我傷口不疼」

劉文眞投了幾個手榴彈之後，他發現他的腰部受了傷，血殷殷地滲了出來，是一寸多長的一溜傷口。他對景蔭南說：「五班長！給我綁一綁！綁緊點！還得幹！」五班長用綁帶給他綁緊，不使血流出來。

他又打了四十多槍，二排長和五班長都勸他：「你下去吧！有我們哩！不要緊！」他說：「不行！非打不行！把刺刀給我一把，來了我非穿他幾個！」可是別人卻把他拖下來了，他很不甘心，在正衝着……打了幾槍。

指導員過來勸他下來，指導員去接他的槍。他死死地抓住步槍不放手。他說：「不行，不行！指導員，我這傷口不疼！」

（可）

坦克不可怕

激戰了一夜，十六日晨二營在第一道壕溝裡休息着。敵三輛坦克向我軍陣地衝上來，大家的精神立刻緊張，握緊了手榴彈，異口同音的說：「不要打槍！讓它走近了吃咱們一頓手榴彈！」一會坦克離他們只有三十公尺左右停下了，這時四連楊連長就接過了一枝反坦克槍準備射擊它，坦克發現目標向回走，當它走到六十公尺的時候，楊連長的槍「叭」的一聲打過去，隨着槍聲，坦克車的背後冒了一股白煙，便不能走了，大家笑着說：「坦克車不是了不起的東西，被咱們連長一槍就打壞了。」

（可）

割斷拉火雷

（鄭建國）

八月十三日強襲沙嶺子戰鬥中，第五連的任務爲配合一營相機殲滅敵人。月亮剛剛升起，第五連已沉着肅靜地，摸進了沙嶺村，當即由一排長劉丕田同志率領二班幾個同志，進行偵察崗樓外圍的敵情和地形，以逐步接近崗樓。

離崗樓已經不遠，戰士趙俊海同志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交，爬起來，往脚底下一摸，是一條繩子。

趙俊海同志立刻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用手摸下去：果然不錯，繩子埋進土里，另一頭通過了壕溝，通到崗樓上。他喊道：「注意地雷！」大家提高了警惕性，敵人既然這樣來對付我們，地雷決不會只有一個，大家進行搜索，接連發現了幾條繩子：一根，兩根，三根，……劉排長說：「割斷它，這拉火線！」

可是剪子呢？——沒有剪子。那也不怕，沒有剪子使刺刀。可不要叫敵人發覺，他們放出了警戒，便開始工作起來。

地雷就在脚底下，如果敵人發覺，馬上拉響怎麼辦呢？

劉排長說：「不要緊，你們拿刺刀砍，我用力拉住繩子，就是敵人發覺也沒有辦法拉響的。」

劉排長的辦法很好，他們這樣割斷了好多繩子，爲了怕繩子上還緊着別的地雷，他們把每條繩子砍折三截，直到壕溝邊這才放心。

刨出了一個地雷看看，直徑一尺多，扁圓得像個王八，常常三四個埋在一起，好狗日的！

繼續搜索。爲了不使後邊的同志遭受損失，他們把大半邊崗樓周圍的地雷拉火線割斷，使二十四個烈性地雷喪失了作用。在戰鬥沒打響以前，他們漂漂亮亮地把進攻的障碍掃淸了。

光榮的孫光秀

（胡可）

當戰鬥正叫勁的時候，投彈組正向敵人投擲的時候，四班長劉通文負傷了，六班長崔福志負傷了。

五班戰士孫光秀是個爆性脾氣，他哪受的了這個？他簡直要像手榴彈一樣爆炸！他罵道：「媽拉個巴×！打！今天非跟你拚了不行！」照着敵人投開了手榴彈。

敵人的火力很猛，使得傷員從戰場上拖下來成了一件困難的事，要想把傷員安全的撤下來，必須要用火力壓住敵人，爲了掩護傷員，孫光秀打光了他所有的手榴彈，只剩了一個「小甜瓜」了。（日本手榴彈）可是傷員還沒有撤下去。孫光秀急得躲脚，急得罵街。他想找塊石頭來碰開這最後的一顆「小甜瓜」，把它扔出去。可是這個窮地方連他媽塊石頭也找不見。沒有法子，找了塊土坯：一碰，不冒烟。又一碰，不冒烟。敵人的機槍又叭叭的點發起來，好像故意鬥他的氣，孫光秀擦了一把汗，用力一碰，土塊碎了，眞草蛋！去你個老的！孫光秀抓了瞎，情急生智，孫光秀把自己的大槍拖過來。把「小甜瓜」往大槍托子上一磕，冒煙了。他眞高興，他喊了起來：「接着！過去啦！」小甜瓜呼的一聲飛了出去，在敵人陣地裡爆炸了！一時的沉寂之後，敵人的機槍又在響了，回頭一看，傷員還沒有撤下去，怎麼辦？難道還有第二顆小甜瓜麼？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可是掩護傷員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他又抓了瞎，他急了，他搬來一堆土塊碎坯，他開始喊起來：「接着！過去啦！」呼的飛出去一塊土坷拉，敵人就那麼一縮腦袋！「接着！過去啦！」呼的飛出去一塊坷拉，敵人就那麼一摟腰，扔了幾塊以後，孫光秀回頭一看，傷員已經撤了好遠，敵人的火力達不到了。這時候他又有說不出的高興，他高興得恨不能給土坷拉磕上個頭，他高興得窺着，用步槍瞄準敵人射擊。二排長和五班長都勸他隱蔽，他一窺一窺的沒有在意，當他上來的時候，也許他太高興，敵人的槍彈射中了他的額頭，他歪了一下，倒下了。急性子的孫光秀同志，倒下了。他的嘴張着，像是在喊：「打！」是的，我們要打！要更勇敢的打下去。你睡吧，人人都讚美你，你聽，那小同志在說：「人家共產黨員眞行！」孫光秀同志！這不僅是你個人的光榮。……

（可）

七里村的解放

八月十四日太陽西下的時候，我們的野砲，迫擊砲發起轟轟的吼聲，我軍向七里村閻偽展開自衛反擊的戰鬥開始了。

這是位於大同城南的一個外圍據點，駐着閻偽一個連，我們的××團就是奉命要舉行自衛反擊，裁斷這隻燒殺人民的毒手。

砲手們打的眞準，砲彈一個連一個地投向目標，堡壘倒了半塊，可是反動派仍舊憑着三道鐵絲網和外壕瘋狂地抵抗。

我們的突擊隊在砲彈的煙火裡前進，第一次衝鋒遇到了些困難，緊接着又發起了第二次突擊。

四連在七里村的西南角，指導員董振東同志就在溝沿上高聲喊道：「人民戰士要不怕犧牲，共產黨員要勇敢當先，衝啊！」率領全連一擁上前，一排長辛運生舉起鍘刀，砍向堅固的鐵絲網，三班戰士李成榮協同排長砍開鐵絲網後犧牲了，排長憤怒地叫道：「同志們，給李成榮報仇！」隊伍立刻突過了鐵絲網的缺口，梯子組把梯子一靠，突擊組就爬進了敵人第一個院子：六連和八連接着上來了。

五連和七連担任東面的突擊，他們冒着下雹子似的手榴彈，勇敢衝鋒，爬到溝沿上；機槍手陳中志說：「同志們！」他緊張的端起機槍，替同志們開闢道路，火力！機槍發生故障，他也負傷了，但修好機槍，忍痛上前掩護，不離一步。前鋒部隊跟敵人展開巷戰了，全連最好的投彈手李小芒，用手榴彈追敵人退縮，在二次衝鋒中不幸犧牲了。戰後戰士們提議追贈他爲戰鬥英雄。六連二班段書魁負了輕傷，他把傷處隱藏起來，怕上級要他下火線，他一股勁衝上房頂，繳槍一支。其他很多負傷的同志都不肯下火線。

敵人最後被壓到一所大廟里固守起來了，工兵連立即上前，掃淸了敵人的拉火雷，一箱炸藥炸倒了大廟的一半，戰鬥到這時才結束了，根據初步統計，我繳獲輕機槍六挺，小砲兩個，步槍百餘，七里村至大廟當中的崗樓，十五日被我軍另一部拆除，七里村便完全解放了。

（輕影）

多殺幾個敵人

三班長劉煥武率領投彈組接近敵人，他動員大家：「一要用力氣！膽子小便扔不遠，扔不遠就……」說完，他便扔了上去。敵人從崗樓上投下地雷來，他便退回來，等爆炸之後，又上去，扔了一顆又一顆。敵人從崗樓上投下第二顆手榴彈，他立刻抓起來，便在手裡爆炸了。

戰鬥後第二天，五連收到了劉煥武同志負了重傷，從他的傷勢來估計，這信是托人代寫的：「張連長，王副連長，陳指導員並轉全體同志們：

我們的傷都是輕傷，不必掛念。我傷好了以後，一定要找你們去，希望你們努力戰鬥，好給我們報仇！特別是三班同志們，打仗要特別勇敢，多殺死幾個敵人！此致敬禮！

劉煥武

偶語

路人知

七月以來，蔣軍在進犯解放區中毀滅有生力量十萬人，但陳誠還在奉命大叫：「要與中共進行『武力決賽』」。正當砲灰的總是小兵，老爺們却感不到，準備在這次內戰中大出風頭呢！

陳誠七日在牯嶺說：「暗殺李聞的，決不是『高級智識份子』，或『中級智識份子』。」那麼一定是『低級智識份子』了。請問：蔣介石算是那一級的『智識份子』？

老百姓忙着尋找活命的樹皮草根，老爺們却忙着「設立徵糧工作督導團」，分派各地督導徵糧。同是忙，情形却有如此之不同，又如此巧妙的互相對照！

十日，彭學沛在上海鷄尾酒會上說：「今年江西、湖南、四川各省均慶豐收。」

彭部長及其他國民黨老爺們，今年倒是眞可大大「豐收」了，你瞧！僅四川一省，他們就要徵糧九百萬石。

牛七旬

太陽老高了，戰鬥還沒有結束。教導員叫衛生員牛七旬同志去買一萬塊錢的西瓜給六連送去。牛七旬已經挑了幾個西瓜，這時槍聲和手榴彈聲激烈起來。牛七旬想：「打的這麼激烈，一定有傷號的。」他放下了西瓜便趕到前邊去了。一個重傷號已經在等待着他了，給他上了藥，扛了担架，背着傷員，從敵人火力封鎖下急忙撤回去，這時六班長……

定吸收他爲共產黨員。

（胡）

李政委回家

張平

獨八旅二十二團李政委，七月裡抽了一個空子，帶着兩個通訊員騎馬去看家。

他是文安窪四辛莊人，自一九三七年離家抗日，爲祖國爲人民一直奔波戰鬥，沒有回過一次家。

在他離家的時候，家裡有他的母親、妻子、兩個哥哥及姪們，共十幾口人，有地五十多畝，房十餘間，每年除吃用外，很少有富裕。反攻前他曾和家裡通過兩封信，知道一九三九年大水災時，大部土地被水淹了，知道妻子已被奸特打死，知道家庭生活日趨艱難。

太陽偏西了，他到了家裡：母親已經六十八歲了，看見了這九年不歸的孩子，連想起來家裡幾年以來所受的災難和委屈，嚎啕大哭起來。一家人圍攏來，大哥也帶着病出來了。個個人含着眼淚向他訴說起心中的寃屈來。

母親說：「自你離家，家裡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苦，地本來就薄，收不來東西，自從那年淹了三十多畝地，到如今還在水裡泡着，剩下的十來畝地也不收。『五一』後，水泡的還得給鬼子們拿去，咱們總共五畝水淹不着的地，就爲拿不起差給村裡賣了。你大哥整年價病不離身，你二哥出去開小舖，你嫂子因爲沒有糧食吃，去住娘家去了，我整天價給人家織席，這那夠吃一家子。到地裡去挖地梨，地梨吃得太多了拉不出糞來，你的兩個姪子，一個姪女就在那年活活餓死了。」母親在哭訴中也表示了對村裡的不滿：「這麼困難，村裡沒有管過，還不算」，她接着說：「咱家是抗屬，後來又有人說你死了，那年還不承認咱家是抗屬，要把地要回來，你們上級還……這回你回來了，得把地要回來，村裡不承認是抗屬，要給他們講講理。」

大哥也說：「這回你回來了，什麼事也好辦了，把地要回來，得和他們算算賬。」

李政委聽得心中陣陣悽酸，但他沒有引起對村裡的不滿，他知道這一切災難是敵人所給予的。村中工作的缺點，在我們政府工作中是個別的，他慢慢的向大哥和母親解釋：「那個年頭都是困難，這還是日本鬼子鬧的，咱家過去優待不好，以後會慢慢優待好的。就是村裡的不對，也是過去的事了，要和睦鄉親，不必生氣。我不在家，不能盡孝，這個年頭不能在家過太平日子，你們看那不是抗屬的，日子還不是更苦。」

在他的苦心解釋下，母親和大哥漸漸氣平了，晚上沒有房子住，他拾了塊門板在外間屋裡睡下，兩個通信員就守着馬在院裡大樹下睡了。

第二天村裡的人都來看他，有的地主訴說自己被鬥爭，抗屬告訴他生活困難沒人管，貧民因爲沒有得到東西埋怨村，他和顏悅色的連聲呼喚大伯、大娘，讓坐倒茶，並一一進行了不同的解釋。向地主說：「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窮人要碗飯吃，要點地種是應該的。」向抗屬說：「優抗工作以後要加強，不要說自己人在外邊革命，就完全依靠村裡。」向沒有得到利益的貧民說：「個別照顧不到是不可免的事，這現象不會很長久。」向得到利益的貧民說：「要好好過日子，努力生產學習，吳滿有成家立業不可大吃大喝，要擁護自己的政府。」在他的解釋下，老鄉親們都很滿意的回去了。

接着，他調查了一下村裡的情況，午後請來村幹部開座談會，他先徵求幹部對他家的意見，然後向村幹部報告了目前形勢，然後婉轉的指出村中工作的缺點。又說：「要很好照顧貧苦抗屬，抗屬的子弟在前方爲保衛解放區，天天在炮火裡拚命衝殺，我們在後方就應該好好照顧他們的家屬。」村幹部個個點頭稱是，很虛心的接受了，並決心努力改正。晚上他又召集了村的主要領導幹部座談，向他們解釋各種政策，要他們緊緊團結全村人民，千萬別脫離群衆，一直暢談到半夜才散了會。

第三天早晨天還黑，李政委別離了年高的母親，又回到團裡。

崔福志入黨了

（可）

突擊組同敵人凶猛交鋒的時候，六班長崔福志受了傷，同志們把他擡下來。指導員去安慰他說：「好好休養吧！」他說：「休養好了，我還要給你們報仇！」……他聽說指導員叫他們繳的槍，……崔福志躺在担架上，許多同志都見到他，雖然他忘不了疼，可是他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了。指導員在担架上坐了起來，看他，他興奮地說：「導員，好好養傷吧！」「是呀！要幹的！」……